

廣文部藝文一

補趙肅芳州學教授詞

朱朱祁

漳州府教授銘記

朱朱祁

答江基良

奧李教授書

答陳莘書

重教戰疏

廣文部藝文二

載簡節廣文處兼呈蘇司業源明

唐杜甫

薛時政贈廣文館博士第度

元張伯淳

送陳仲孚赴天台教諭

曾教授赴韶州

送危伯明教授南歸

送危古教授郭文益謫洛陽

王士熙

送高雅谷赴德安教

送吳月舟之湖州教諭

送傅與礪廣州教諭

送李教授之湖州

送李舉人克明任教諭

送徐文慶平江教諭

送徐攸教授臨山縣武林

送錢孝章之成陽教諭

別張訓導
送孟潛陽先生教授邵武府學

尹昌黎

送學訓導

王洪

廣文部記事

廣文部雜錄

利焉而惡爲之而執知所以允其任者如後其難成

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莫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

答江基良

示喻學術曲折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

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

多識經古古今亦是一事不可不念時文爲日

前苟簡之計也

與李教授書

前人

補趙肅芳州學教授詞

朱朱祁

士之入学至大成必因風儒祖生引而內諸聖賢之

域以君博物多識文善法度今詳業之既成然朋來

君當示以規模範圍所蒙而光明之得英才教育

孟軻所業也則史纂甚今惟君州學教授

漳州府教授銘記

朱朱祁

授教爲職其可謂難乎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

以爲易而無難者則勞逸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

于之余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庶食縣官而充子弟員

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性教授者是師

其必有才華勸化之使窮問學始獲舉出不憚

所閑然後其反之而以誠可不爲難

矣哉不特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紀誥廟學

而守其圖書服器之嚴其禮至重下至金穀出納之

織秀亦皆復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

大小莫不有所歸制統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

使可覆視是以難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焉教

授官輕有說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非常期會之

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儕

利焉而惡爲之而執知所以允其任者如後其難成

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莫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

廣文部藝文一

補趙肅芳州學教授詞

朱朱郎

漳州府教授題記

朱嘉

答江基良

奧李教授書

答陳宰書

重教戰疏

廣文部藝文二

載簡部廣文處兼呈蘇司業源明

唐杜甫

薛時政贈廣文館博士第度

元張伯淳

送陳仲孚赴天台教諭

前人

曾教授赴韶州

范待

送危伯明教授南歸

王士熙

送危古教授郭文益歸洛陽

陳惟

送高雅谷赴德安教

王希

送徐文慶平江教授

張惟敏

送傅與礪廣州教諭

柯九思

送李舉人克明任教諭

鄭元祐

送孟潛陽先生教授邵武府學

尹昌黎

送學訓導

廣文部記事

廣文部雜錄

利焉而惡爲之而執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後其難成

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莫以爲易而無難者

則苟道也

答江基良

示喻學校曲折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

君當示以規模範圍所策而光明之得英才教育

孟軻所教也則史甚爲今備君州學教授

漳州府教授題記

朱嘉

與李教授書

前人

竊謂朝廷興建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

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

以別異之也然其制用之法所謂學錢者蓋州

縣通用之令執事之譲於提學可曰某州之

食於縣官而舉於縣者無與焉以愚見之則廷立學

養士之急莫夫制財用之法但皆不如此今日置此

而以私言之吾舊以執事宜為人師故以執事教

果之人爲之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

盡亦不愈於坐乘之平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

所關然後以誠以誠可不爲難

矣哉不然又當嚴先聖之典紀頤廟學

而守其圖書服器之嚴其禮至重下至金穀出納之

織造亦皆復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

大小莫不有所歸制統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

試大小條科慕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於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耗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帶之城而反以僻陋之使不尙自盡此何意哉已具公牘申罪而以次私於左右伏惟忠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考其制財用之法痛憲吏民之輕弊而深察羣之所領莫於州縣有異藉於不可與之中捐與之亦所以視明之義有在而專不專於己屢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屬焉又况理法有可與者乎旨威嚴不勝皇恐

答陳學書

前人

此父生間某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矣者聊豫其一

二季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數少時見諸老先生道

語其故心甚切及來此過山見其兄述仲

即溫而溫無諍矜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

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讀

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可不可未

嘗不因書以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如此也蓋所辨

七事如左李君嘗以爲然有少年發氣苦論事者

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左右爲定

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牛後而龍終不可

以自伸也又謂美不於藍司郡守者前論列此李君之

所能而喜誠不敬也所以惑者直不以爲司郡守督

督則郡其幹蓋其後輒出後其術軌而獨以蓋

意使由科日出身者不薄此而不爲貴遂出身者不

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寡既留其二而歸其一於

學矣尚何言使槩不得用其一分是徽州不得用其

二分也惟櫛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奚萬縣

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

無惑之心者意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

學同安學也各委於其中耳此又不然蓋究究

所陳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

見於李君者外自有一州之政官上爲丞相下自攝

用下與大府郡刺史分庭抗禮而兼銅曹所從縣

小吏而最有勝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衆之

私謬也又謂兼不能有所養於此未能自克此

則中其病但蓋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意於其間

此固長者之所深知而其戒無失思也蓋已識其

事但此色盲之私得不知其戒無失思也蓋已識其

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日之私伏惟持之不幾以

幸此縣之人而乃憲所曉者覆李君無深疑也李君

嘗不因書以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如此也蓋所辨

七事如左李君嘗以爲然有少年發氣苦論事者

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左右爲定

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牛後而龍終不可

以自伸也又謂美不於藍司郡守者前論列此李君之

所能而喜誠不敬也所以惑者直不以爲司郡守督
督則郡其幹蓋其後輒出後其術軌而獨以蓋意使由科日出身者不薄此而不爲貴遂出身者不
圖知所以優舉人教戰也仍懶知此夫舉人進士就
中華書局影印

重教疏

明沈周

穎惟教職之親士與有司之親民一也今天下有牧

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蓋所謂教戰正等職者徒

取備實於子弟無分毫授受之益三年大比

每歲貢士未嘗一人而坐其成齋達材以著作人之

教者則杳乎其未之聞也大人材風俗出自學校爲

治惡亂所係可任其廢興不至此乎臣等司

風化實有攸繫蘊欲煩爲設使却自會無所容其

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顧久仕教職以終人之效
者許具至案候准其再一會試方與推陞惟已經三
年有若是相者不可不從其便也請自今以後
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與推陞有司如就
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顧久仕教職以終人之效
者許具至案候准其再一會試方與推陞惟已經三
年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若有造就人材修明教
化如前項所構教養者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知州
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限各部主事大理寺寺學府

國知所以優舉人教戰也仍懶知此夫舉人進士就

敬者多則教授學正可悉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縣

任蓋掌教得人則一方

學政有爲之綱維者故尤宜

任選矣貢士教職既升目出身者常多數倍乃近年

以來則一任分教再任掌教務從方轉教既無可欲

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有失之心以隨其後未有不

甘心自樂者故學政之權由貢遂居多而徒舞作

亦宜於此警加意也合無責士教官查有稱職者除

春秋兩季常督學職外其餘月大抵遺該推選

之時亦查其年力精壯考語特優者具一推陞有

司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而著有前項功績者照知州

助教其各該擇其屬學教導者亦特許算其人數仍

於薦本中以其格分為三段示不相掩如云某以

上係本中出身某以上係舉人出身某以上係貢士

出身某以上係副榜某以上係學舉人出身某以上係

貢士等第各列于後

而隨道可立教政不患其不營矣至於有司改教近

年事例猶有可讀者著凡撫按官廳易有司而欲存

一線之路者必曰擇守賢未入墳學問尚可爲師夫

日守未大壞非果不壞待其履任之淺也曰可可爲

師非真有資待借此以爲之名也審如是則教士以

食而已矣何嘗民而而學士如此也合無古今以後審

才力則姑准進教委授守則隨請用資不計與與

職以固學宮亦補偏採算一事也伏乞勅下吏部覆

議上請俯賜恩寵行臣等幸甚

廣文部奏文二
戲節鄭廣文度審王縣司業源明

南江武昌之言
唐杜甫

送裴右教授郭受念歸洛陽
陳懋

戲節鄭廣文度審王縣司業源明

南江武昌之言
唐杜甫

送裴右教授郭受念歸洛陽
王璣

戲節鄭廣文度審王縣司業源明

南江武昌之言
唐杜甫

送裴右教授郭受念歸洛陽
張惟敏

戲節鄭廣文度審王縣司業源明

南江武昌之言
唐杜甫

送裴右教授郭受念歸洛陽
王璣

別一章且盡此時獄官河底暮冰猶合驛路天晴雪

欲殘遙想傳經講堂飄風光先到杏花壇
送徐教授曉山歸武林

三年言子包寂寞鼓闇琴官舍冷如水杏花春滿林
化風敦薄俗清氣集虛襟歸去吳山下青青草正深

道府寧寧之烏鵲山語
西上長安跋涉勞三千里外朝風號地蓮渭水秦川
近山接終南翠華高故園總消龍虎氣斷碑猶待駱
駕賈一官吳笑儘林還曾採琅函觀諸槐

別張訓導 范準

此別五千里且論三百詩舟行在明發雲樹渺相思

送孟潤陽先生教授邵武府學
尹昌黎

霜雪歲暮繁朝風吹雪冷戰程既難帶別思當自領
浦波漢寒色孤帆明夕景已過落星澗遠望杉櫟境
橫堅守清秋郡牧知猶未遐想諸生徒三席待闢省

送廖訓導

客路風和盡向南人未還
江館低煙柳山郵發野梅
懸知問字者正憶子雲才

THE JOURNAL OF CLIMATE

THE JOURNAL OF CLIMAT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LASSROOM 14

卷之三

八十餘篇有幾其著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

神宗本紀元豐二年正月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蘋

廣文部紀事
龍記王定公節簡不執教者以告者老者胡朝於淳元日射上功列箭在此庠學也。習射功在州學習鄉上在庠學初時者老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即舊學習鄉習射射各在一處也。

焚之坐滿十年。京師元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處。文裕以處爲博士，及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曰：上治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處乃就職。

李忠傳建武六年遷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校督聽客春秋鄒敎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諸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故榮進之郡遂

魏漢書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稚樂有儒雅之士

奏鹿鳴帝自御壇饗和之以娛嘉賓
魏太傅高柔專明名即立甘棠延壽寧矣詩博士執經

柔上疏曰漢末陵遲禮樂崩壞太祖初典盛其如此

在於擬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敎學之官高祖卽位選
關其榮與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

隋書潘徽傳徵爲州博士秦孝王後聞其名召爲學

士

八十餘篇有幾其著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

卷之三

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

顏復後復爲起居郎。善講經行，尤精諸子。教官凡學者考其志業，不由教官授不與貢舉。升殿官凡登第傳徵爲杭州教授。每升堂訓誥生曰：「尊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而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敬服。數歲，使者的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鄒浩傳浩第進士，調揚州頴州府教授。已公著，沈括仁，爲守皆贈潤文院仁宗提舉常熟縣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活。」活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龍仁敬謝。

李衡元傳衡字君謙，嘉祐進士第。

州教授守郡覺深禮之。

每從客游學及古人行己處事之要，得解疑困。

李朴傳朴虔州教授，以嘗言隆慶太后不當發處

璫宮專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撫之死，使人危言動之。

杜參奏無愧色，凝定官勤厚，被教官注司戶。

却掃編范忠宣公守許昌節，待郎志先爲教授，嘗因

宴集，來請樂語公合，都爲之都嘗以爲備官師儒而

爲榮，非所宜。公深引咎，自是大相知。其解

中都以諫官論立后，卒由是知名。世所傳，其解

試，蓋當時小人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炳，後因

鼎對首辨此事，且報元政副本上之語以付史館。字

曾得兄之經而不追，然忠厚之告也。

宋史徽宗本紀崇寧二年六月庚申詔元符未上書進士額多詆謗令州郡道入新學依大學自訟審法核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蔣水應渠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

薛弼傳弼謂杭州教授初領五禮，折書定著釋奠先

聖誤用下「芻蕘」，是止州以問詔從其議。

陳公輔傳公輔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

朱勔傳富官者好事之公輔終不與交，帥有兄

喪，諸生欲往吊，公輔不予以告辭。不悅，讓權移任公輔

越州。

譙世勳傳世勳第進士，教授杭州時王氏學，鑿行世

勤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廣，變無不易之論也。」

董耆傳耆字君謙，崇寧進士第。

州教授守郡覺深禮之。

每從客游學及古人行己處事之要，得解疑困。

李朴傳朴虔州教授，以嘗言隆慶太后不當發處

璫宮專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撫之死，使人危言動之。

杜參奏無愧色，凝定官勤厚，被教官注司戶。

却掃編范忠宣公守許昌節，待郎志先爲教授，嘗因

宴集，來請樂語公合，都爲之都嘗以爲備官師儒而

爲榮，非所宜。公深引咎，自是大相知。其解

中都以諫官論立后，卒由是知名。世所傳，其解

試，蓋當時小人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炳，後因

鼎對首辨此事，且報元政副本上之語以付史館。字

曾得兄之經而不追，然忠厚之告也。

兵部架閣文字

并奉發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一千緡每麻一兵馬一匹奉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裝取五之以爲上畜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百官奪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溫也悉上廁廄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匹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同之租發供之正婦之貢補三尺繩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稻四千餘石綿三十四百斤非蠶繭則布六尺麻兩所收視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醴與凡茶鹽香藥之榷也可弛以予民其就甚備善矣以勤爲桂州節度掌書記高登傳登棄資學學政有田舍法能歸賜馬司登請復舊官守曰買馬養士執急登曰買馬歸急矣然後校農事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黨下卒有異守曰抗長吏更事天下所恃以治者猶農業法度耳既爾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卒免之

胡憲傳憲陽進士出身授左通功郎尋差建州教授長於州各条内地有通功郎之名而竟無一目之祿惟哉命薄如斯可爲亦求繼嗣之夙也

朱吏林動傳林質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二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丘穀之政手固唐末之故今興貧而多失載兵騎而不可用是以廢民墾草類爲盜賦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

占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每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惟耕作者皆驅之以耕農以耕農以耕農者，義者而雜農錢數以爲十一之稅，不稅之氣觀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百畝爲二千四百

貴耳集楊誠齋傳某處有教授鄉一官校誠齋恐擊

杖之面押往湖廣教授是欲復之教授逃入豹房爲別賦眼兒招贊邊一對似瓶裝裝把領細三年兩載十摺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落分落誰家還忘得除非睡起不驚羨花楊誠錄得詞方知

教官是文士郎某姓送之

宋史傳伯成傳伯成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

少年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多成才王蘭傳蘭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鄧州教授西川直

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論掌寺學闈迎迎法寫立道

題上目而歸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檢閱官

韋傳韋誠調道州教授作副教諭會章表爲亂

郡僚相引去領鴻臚寺郎守以功入爲郎奏績

有協贊之功大用名召對除太學錄

王傳信信溫州教授郡府稅錢董良牧致之父

老廢得信任其事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

然爲行傷至病者全活不可勝記

玉照傳志高道中趙渭輔老窮臨安時巨嘗甘旨

櫟葉一時有別號在西湖旁西地連郡之莊境

昇試取以兼濟老欣然命有濟所教者人

議狀以謂氏祀廟之大事豈可輕苟隨子之欲易不

居之祭耶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

斗陸九淵未知孰是焉

宋史孝宗淳熙四年二月乙亥幸武學謁武成

王廟監學官進獻一等

趙方傳方授大學監教授徐隨喜方擇可教者親詣

誘之人告恩願自是始有進士

樓璣傳璣試教官調溫州教授爲勅令所勸定官督

淳熙法諭者欲厚大學舞弊爲中允諭曰乘輿謠幸

於先聖而拜式成則唐拜其禮異可苟敵于改字

危機傳治熙十四年卒進士時世選得橫文爲之

賞徵調南康軍教授轉選德陽萬里按部槩見曉覽

惟忘鑑山相與贈信偶震東臥司上服父喪免調

臨安府教授倪思篤之且諦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

報國矣丁母憂免歸京西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

諭改太學錄明年選太學博士

李傳燭傳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不上仕

被薦從學於宣子以曾子弘毅之語自比故致辭固

以誠而重良乎弘也淹而不弘名其廟而自負

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好易且曰古之人皆

通村用則武學焉即武學論生文振而識尚者拔

之爾射圃固其習射康老君之長於私若人半倫南

以祖母卒解官承重廬歸襄陽府教授後見熹

慈衷之凡說生與義謂人曰人日進而益進學可畏

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聚裏獲清之白紙箋何賴曰此輩精悍百媚爲兵緩急可用炳下名舉之令題者李集謹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共各委傳各變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專試爲

饒州教授作大冶縣檢斷官兼授外守寧學教授

以言去

李昭傳昭調南雄州教授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

故私報業給御之譖慶九丞相史彌遠薦爲士子學

職館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

更敬齋吳昌吉自眉州教授有士故尚蘇學昌裔

取號雅爲之漢說制別停頭及顯隱意揭白虎洞

學規微澤惠崇州學教長任器士官不侵利置使崔

唐卿傳卿湖州學教長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

文義士翕然知曉

徐鹿卿傳鹿卿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邦進士

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第二詳定

官以其直拂第十四訓學第十二訓學教授張九成

嘗以直道滿居舍卿推其言行列刻諸學以訓先夏周

博通經類與其弟顥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

理義之學復明立教士編修學田多在溪峒其將任

守時當可將家子推友國爲王。王守城李說齋作帥知其事實寫旗幟之曰狀元及第二年有數長。提兵四海無後戰死於大安軍難翁續此丙申年也。宋史徐彥修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如貢舉官入

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獎再三登第授沂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勸國上疏諫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無陛下之心其太審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寧棄榮之心今日之士大夫蔽之皆變化其心而收穢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草

章然發於人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惡擇其質素氣弱易以奪之者，若任一二其或稍異乎？則惟節而擇達之以風其餘亦將以名節之聲不足以易富貴之聲矣。蓋見者吐爲霖雨之未至，以明室宇之私末，則起而復君子者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丞相范鎮所召試館學一人上思慕之忠貌，去其一易幕名朱諒孫衡，淳祐四年進士授騰江軍學教授丞相史傳高之間，嘗與某數致辭，以下以解疑，而解辭利潤歸入人太學，有聲侍御史朱珪建清廟碑，誥書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每奏對參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爲呂言師曾富善應，行臺上記曰此向者某瑾所薦也。上令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益恭，下與榮業通音，安世辟辟論解不備，不能外學爭先，爲集賢院令。黃庭齋、齊魯、周易、象數學政，一以呂諒謙爲法。李季勉趙必超，趙汝誠汝旣，皆有清望，李季勉始忠恕，汝旣，斯爲之師友，尊慕儉儉，有清望。

欲謁之會有命名師雅曰今不可往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

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當上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教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概諸生發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有了解沙本若監本則神爲聖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即輸誠改過而止其後亦至通韻。

爲發船一日同赴郡集要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安葬爲越州教授蒙子韻爲僉判要美譽人目之
平滿座者矣
苦惱之督他適書所居壁云某日上謁良翰先輩
皆謹不解釋擇之蓋通姓而言乃短古者之言也
元史趙與栗傳栗熟宋宗室子嘗登第爲鄞州
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旣渡江與栗共其宗人
之在鄞州者請歸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
下且乞全其宗黨後復從事于世祖旣授宋宗室之
賢者伯顏嘗以栗熟對十三年九月遣使召之
京師入深木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出誤用惟叢訓
旨教切令人感動世祖意之即授翰林待制
李謙傳謙爲東平府教授生花四集累百萬戶府經
東復兼節度日家幸非甚貧者食可取駕舊尸以自適平輸
林學士王贊以謙名聞召爲應奉翰林文字
善自筆錄金華三祖先生長識仲父穆仲父及仲石

達人也最知名義。仲子無答已。歎仰仲子。孔章今為吳郡鄉師。次仲子十里家建昌石鼎先生以崔中丞薦。世祖顧問所答不稱旨。出為揚州路儒學教授。師道甚嚴。除建昌教導。事司程當。懷學士遺漏。

先生捕其子坐罪不得由是人憚之後除呂州臨海
縣令

元史孔思晦傳曰晦至大中舉茂才爲秀鴻儒學敎
誨徒初謂東陽先生是兩廩校官率以廉薄不能
守職而恩賜以後約自講教養有法比古代去學者皆
不忍忘之

張良基傳起歲爲福山縣學敎諭縣官捕蝗蠶桑
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爲真
縣尹吾屬何患焉

休寧縣志黃求心名麟至間居教職時有問宜生
生是年冬心以詩答之宣尼庚戌育尼山甲子於
今三十二功業於崇道聲名更著地天參上源
河洛開流沃下承周程授學道就耽吟萬世無
分西北與東南

武進縣志陳文杰長慶元儒學正至副浙東帥重之
傳子從二子執皆肖無弟子遺又集書管臂鷗鷺
日累闢無度一派班官耳義倉夫子命天子有善目吾
授堂馬不得擾學校汝敢失乎因寄一大罵亂之蒼頭
走白其師師怒呼文杰某爲懷止之文杰曰吾有聖

旨在竟讀即師詰曰縱有之平支杰曰騰不棄節
有罪其言云云猶立曰是實事也進者頭出謝既
辟爲其掾一郡大驚滿考除本學教授

玉堂漫筆全庵豫先生遇字中行少奮學仕元爲
溫州路學教授許兵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著日解
誠每風雨興悲叩天願生聖主以救世我太祖克大悅
晚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即召見與語大悅

稱先生而不名

蕭折縣志都謂民洪武十五年任蒲圻教諭根究理
性開設科條舉典文教十八年勅天下州縣學各
舉明經一人獨首禹王允成以得人稱

明外史程淮傳洪武末爲岳池教諭母池去朝邑

數千里或見常在朝邑而治岳池事不廢達文

初上書言某月某日北方起兵朝廷詔非所宜言逮

至京將殺之濟入見面大呼曰陛下幸臣臣言

不驗死未報乃下之獄已而燕兵起帝乃釋濟

魏忠賢傳號未榮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府學訓導督

課務勤每勤分自攜子弟勞問諸生皆感慕自

奮多成就者

彭勸傳永樂十一年舉進士以親老乞近地便養

除南雄府學訓學舍後故有女祠數祀光啓萬時學

官弟子率踰記以爲常勤至命懶而焚之

葛國衡記造屋周文襄初至昆山用斧芟惡搘一

人僅學教誨朱冕叱早肄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

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衙見人見後召面問

對曰下車之初觀狀所係因恐傷人累辱耳公

對之未幾大會開設學公參保見爲敷授且第二

類興商甲乙百是兩人顧爲知已

諸生廩膳費月俸自給河南帶爲試官監臨御史顏

蘇欲循故事考第之起風雲以曰聘而以第試何

居不覺抑之同考官比聞參士皆從外籲

取起風怒曰外署得士內廉何爲數與諭事諭事

心異

諸生廩膳費月俸自給河南帶爲試官監臨御史顏

蘇欲循故事考第之起風雲以曰聘而以第試何

居不覺抑之同考官比聞參士皆從外籲

乎師平士也之義爾或不諒云云知之何

松江府志徐常吉嘉靖四十三年鄉薦纂修初著于海教諭以師道自任爲人清介常白都守就人於死其人以千金報常吉怒曰多財爲患害以田宅拂櫟致獄訟殺身者無矣胡爲戴祿相贈也毫金不受

廣文部雜錄

風璞唐元宗愛節度之才以不事事爲重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寡衰登臺皆廣文先生官獨吟非以學富爲令以登臺石爲遺用蓋言諸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識罕耳以教授之職爲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都文學之職
紫微詩話未改科已前有吳儼賢良爲蘆州教授書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蒸然之物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蘆州王子達作賦雲云教授於蘆名傳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已昇之矣春明夢餘錄明初重學官之選往往取儒生儒宿學以充後科目法行取貢人登制榜者過授凡國家推選者乃甘心焉因取无位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氣樸

無能爲諸生光於奉走有司結富業以苟得而於月考課及上下三等第半以資不復問所能蓋究竟甚

日知錄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屢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學官無以資格授璽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其若使健守令求經明行脩爲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

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執着確守先儒釋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惡之徒者其大則取鄧貞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失之二三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之才也而庶用其又才之一言則亦不過以實授之而毫部之夫達以學官爲關口之而教統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利教導由備州僕十萬人始准會試不中明人考授天策三十一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賈繼吉新建進士第請以南銓予額余同邑厚學校師儒之官實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處處靡所景仰食蓄需求自計而受米糴爲急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名於生徒之中亦往往可憐歲年幼達城闕待大徵選升監學伎學老耄交以一官但爲家業之謀豈有功名之念是則處始處優者頗得授翰林院科道部員官於陝西無等第延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爲美選後久列制榜師儒之職歷經副榜舉人不暫就而貢生年老退歸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无位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氣樸

知塾經問道都懶以薄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嘗蒙之師以時文章何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價徒者謂

之才能方正者謂之這樣師道至於而談極矣即欲東脩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名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育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育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亦無定品惟德是被若使之有品級則便僥幸非算制之禮矣至其選職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肅巾之類仍以綱國天下爲庶師選日尊儒尊易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坡史黃祖舜言抱遺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草市乞訪具學行修明孝友篤篤者無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有尤異者州以名聞是故州里選之意而朱子亦云須是能掌除及注授教官浦州鄭先生爲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即已及此

孟縣志高皇帝定天下設府衛縣各立學董師一人或一人必擇經明行篤者署之能舉其職而最善者朝者或善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著爲令府五州四人縣三人例第天下州長官及監司之職者率以簿書升之更視之而不復顧以禮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講法孔子以降道圓而得應指者亦不遺授同布施之司分選官照拂承學校考之之州縣之更而止其取之也大抵其待之也大卑而

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士風之薄始於納眷就試而道學亡始於赴部供選梁武帝所謂驕奢過份搆獎於後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一事斯可以垂士而興賢矣

明制內外銜門各置司獄官一員

按漢文獻題考明在內順天府在外各布政司按察司各都司各府俱設司獄司獄官員從九品

太祖洪武六年定諸府設司獄司獄一人

按漢文獻題考云云

英宗正統五年令南北直隸司獄官三年赴都通考

按明會典正統五年委直隸南北直隸司獄官三年赴

巡按御史考覈定與稱職不稱職者聽追辟開發有

司收候年終審徵九年赴都通考

景祐泰元年令南北直隸司獄官各赴本部聽考

按明會典泰元年奏准南北直隸司獄官三年六

年考滿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隸者赴吏部

世祖至元二十年定諸路總管府屬司獄司獄

一員丞一員按元世祖本紀不載

按元百官志云云仁宗皇慶元年以司獄南北兩司異禁令分置一司於南城

按元史不本紀不載

按百官志司獄司凡二秩正八品司獄一員副之二員掌囚繫獄具

兵馬司獄事皇慶元年以兩司異禁遂分置一司於

南城

大清會典康熙七年定在外直省各處布政使司

有典者至定國爲丞相水爲都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明

所屬銜門司獄司獄一員

各提刑按察使司所屬銜門司獄司獄一員

西直等處各司所屬銜門司獄司獄一員

所屬銜門司獄司獄一員

康熙九年

大清會典國初各官品級漢間有不同康熙九年

改歸鑑一從九品司獄司獄

漢

司獄部名臣列傳

于公

按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少卿決獄

獄無法者于公所決首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

號曰于公祠東有孝婦少寡亡子慈姑甚篤欲

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衰其亡子

守墓老久卒不娶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

婦報我母更捕孝婦孝婦不殺姑更殺治孝婦自

盡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姦妾姑不除年以孝聞

必不取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獄

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下獄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

亟斬之答罵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

表其義天立大廟歲豐郡中以此大被重于公于公其間壞父老方其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令

春望馬高義重我治極多陰德未嘗有所棄子與必

陳學禮

扶吉安府志學禮字季立太和人貧而力学攻醫常懷樂濟人至元中以薦為瑞金縣學敎諭歷梅州學正廣州府學教授後赴官食憲劉公奇其清苦至則復僱地縣隱租大新學校陞贛州司獄舉州獄具酷械林以石爲之學易以木夏備溫冰冬給薪炭衣食具築寒窓皆三年無一人病死者猶有零都人因守不爲疾去別人事資學業頗言於師使者得白其冤未幾陞瑞金縣尹訟簡稱民以休息時郡守政尚嚴峻屢更無所容舊重學禮等以贛州路推官致仕

明

孫一謙

接外史本傳一謙連江人萬曆間爲南京刑部司獄善惟因故事重囚米日一升多爲獄卒空去及散飯時又強取不均有終朝不得食者初嘗爲獄卒欲必擇之置錢地索錢既足始與善者一謙知之嚴爲革革手創拜朴木詒飯自持并椎繩分給善特視因友飯則爲洗濯補綉察營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因得不死無不人人感泣而涙卒無敢遺一錢每郎官視獄問因有苦欲言平日對曰臣幸存君衣遂卒

蘇夢羽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六百六十三管司獄部

按明外史孫一謙傳一謙後二十年又有蘇夢羽縣人三十四年亦爲南京刑部司獄其器人重舉時官南京以一謙事告之夢羽慨然一切效其所爲而益勤卒不使苦若囚又恐晝夜警之而已不知也則每室置一繩令曰有客囚者同室居此不鳴者莫同罪由是獄中肅然萬物死而無人收葬者率棄之實中恣羣犬食之夢羽惄然料囚有未即白之鄉官請爲榜以待死者那官厲善共治於署部都御史丁貴賓大喜之益發衣糧諸物令夢羽賂語散諸門內以救濟萬民所獄吏目悉不怠日吾署刑曹風見王郎中給先及蘇司獄耳惜也招先死而司獄又遠於是待變夢易而眷之共厚節中沈沈貴指獄曰此固在地獄也自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其爲士大夫嘉歎如此

司獄部司紀

能書善篆隸史程選善大篆得罪始皇困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因名其每郎官視獄問因有苦欲言平日對曰臣幸存君衣史記侯相周勃世家物勿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點至獄自畏恐誅當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反及其事長主遠捕物投之使之也因赦天下郎都僕繫皆得蒙赦武帝亦嘉之海內皆稱其仁不全者數焉吉數教保養乳母加致醫藥祝延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太平御覽武帝置中都獄官二十六所世祖皆有朝廷及洛陽有獄錄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獄事皆同馬太守行禁見而異

食我尚善陸光祖侍郎王世貞聞之亟加獎異貧篤之地而一進已滿三載遷臺山史自去世貞特賦詩贈之一謙竟不入官舟至鄱陽湖若有名爲地主者萬里然安知缺吏之責乎

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棄獄更用甲辱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曰熟即弱之居然後柔安國曰是足矣

內史徵使使者非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十石田甲安國曰不就舍食滅而族甲因相謂安國笑曰公等足美治平卒善遇之

公私弘傳弘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丙吉傳丙吉治律令爲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直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平蟲蟲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獄皆特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衛太子事張良而憐之心知太子無事實至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善使全保善曾孫盡聞張良去治巫蠱事連成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玉竹宮望氣者三長安城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爲名令郭穰到都都獄吉閑門臣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棄死罪不可親視曾孫相守至明不得入穢還以聞因劾奏武帝亦嘉曰大使得也因赦天下郎都僕繫皆得蒙赦

海內皆稱其仁不全者數焉吉數教保養乳母加致醫藥祝延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太平御覽武帝置中都獄官二十六所世祖皆有朝廷及洛陽有獄錄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獄事皆同馬太守行禁見而異

尹翁歸傳翁歸從杜陵少孤與李父居爲獄小吏既

智文法喜賢好人莫能當後漢書郭躬傳躬子弘與杜律太子寇恂以弘爲

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善爲所決者退無

怨嗟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廣論傳謂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善存冤憤

每年月上其狀惟流涕稱曰東海于公禹爲

里門而其子子愚卒至丞相呂岱獄六十年矣雖不

及子公其庶孽子子愚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諱曰

升卿

范滂傳滂坐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獄者祭

早問勞曰喪禮賈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

帝前訴曰某有罪死之固當豈不快哉

魏志臧霸傳霸父敬爲縣獄掾法不聽太守欲所

私殺太守大怒收敬詣府將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

將客數十人得於費西山中棄之送者莫敢動因

與父俱亡命東海

避暑錄話藝子瞻元豐間赴省獄與其長子邁同行

典之期送食唯菜羹一物而送以魚

使伺外廬以爲候護守有不測防微一物而送以魚

使其一器成大敵知不免嘗以所食於上而無以

不充他物千磨大敵知不免嘗以所食於上而無以

自處乃作二語寄子由旣疾更致之蓋急急更不敢

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猶無發意見詩卷動

心自是遂益從之

東臯雜錄宋坡兀豐記御史蘇頌請黃州元祐初起

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齋殺人爲冥官所追訊法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命其食皇安言亦有黃宜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坐天下所具知汝爲人何畜之有左右父

訊其人皆曰某別無異但有些慚懑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坐依奏裁日陰德

可爲登曰陰德可有心爲之殺人者皆可而可幸免

則彼死之冤何時銷滿朴土民可謂不幾

野客錄部錄

司獄部錄

野客錄漢固結獄吏尤不恤試應數事周勃下

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吾將自留單安知獄吏

之責也漢安帝詔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帝曰死灰

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涼之王嘉下獄吏稍使之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芻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食啜血而死蕭何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

備位幸相老人獄卒苟求生活亦可諒乎欲棄而死

不以宰相大臣微尚高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之吏上下相競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命其食皇安言亦有黃宜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坐天下所具知汝爲人何畜之有左右父

訊其人皆曰某別無異但有些慚懑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坐依奏裁日陰德

可爲登曰陰德可有心爲之殺人者皆可而可幸免

則彼死之冤何時銷滿朴土民可謂不幾

野客錄部錄

司獄部錄

野客錄漢固結獄吏尤不恤試應數事周勃下

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吾將自留單安知獄吏

之責也漢安帝詔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帝曰死灰

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涼之王嘉下獄吏稍使之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芻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食啜血而死蕭何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

備位幸相老人獄卒苟求生活亦可諒乎欲棄而死

不以宰相大臣微尚高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之吏上下相競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命其食皇安言亦有黃宜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坐天下所具知汝爲人何畜之有左右父

訊其人皆曰某別無異但有些慚懑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坐依奏裁日陰德

可爲登曰陰德可有心爲之殺人者皆可而可幸免

則彼死之冤何時銷滿朴土民可謂不幾

野客錄部錄

司獄部錄

野客錄漢固結獄吏尤不恤試應數事周勃下

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吾將自留單安知獄吏

之責也漢安帝詔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帝曰死灰

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涼之王嘉下獄吏稍使之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芻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食啜血而死蕭何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

備位幸相老人獄卒苟求生活亦可諒乎欲棄而死

不以宰相大臣微尚高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之吏上下相競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命其食皇安言亦有黃宜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坐天下所具知汝爲人何畜之有左右父

訊其人皆曰某別無異但有些慚懑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坐依奏裁日陰德

可爲登曰陰德可有心爲之殺人者皆可而可幸免

則彼死之冤何時銷滿朴土民可謂不幾

野客錄部錄

司獄部錄

野客錄漢固結獄吏尤不恤試應數事周勃下

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吾將自留單安知獄吏

之責也漢安帝詔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帝曰死灰

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涼之王嘉下獄吏稍使之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芻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食啜血而死蕭何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

備位幸相老人獄卒苟求生活亦可諒乎欲棄而死

不以宰相大臣微尚高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之吏上下相競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命其食皇安言亦有黃宜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坐天下所具知汝爲人何畜之有左右父

訊其人皆曰某別無異但有些慚懑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坐依奏裁日陰德

可爲登曰陰德可有心爲之殺人者皆可而可幸免

則彼死之冤何時銷滿朴土民可謂不幾

野客錄部錄

司獄部錄

野客錄漢固結獄吏尤不恤試應數事周勃下

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吾將自留單安知獄吏

之責也漢安帝詔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帝曰死灰

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涼之王嘉下獄吏稍使之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芻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食啜血而死蕭何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

備位幸相老人獄卒苟求生活亦可諒乎欲棄而死

不以宰相大臣微尚高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之吏上下相競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命其食皇安言亦有黃宜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坐天下所具知汝爲人何畜之有左右父

訊其人皆曰某別無異但有些慚懑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坐依奏裁日陰德

可爲登曰陰德可有心爲之殺人者皆可而可幸免

則彼死之冤何時銷滿朴土民可謂不幾

野客錄部錄

司獄部錄

野客錄漢固結獄吏尤不恤試應數事周勃下

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吾將自留單安知獄吏

之責也漢安帝詔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帝曰死灰

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涼之王嘉下獄吏稍使之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芻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食啜血而死蕭何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

備位幸相老人獄卒苟求生活亦可諒乎欲棄而死

不以宰相大臣微尚高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之吏上下相競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命其食皇安言亦有黃宜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坐天下所具知汝爲人何畜之有左右父

訊其人皆曰某別無異但有些慚懑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坐依奏裁日陰德

可爲登曰陰德可有心爲之殺人者皆可而可幸免

則彼死之冤何時銷滿朴土民可謂不幾

野客錄部錄

司獄部錄

野客錄漢固結獄吏尤不恤試應數事周勃下

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吾將自留單安知獄吏

之責也漢安帝詔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帝曰死灰

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涼之王嘉下獄吏稍使之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芻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食啜血而死蕭何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

備位幸相老人獄卒苟求生活亦可諒乎欲棄而死

不以宰相大臣微尚高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之吏上下相競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命其食皇安言亦有黃宜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坐天下所具知汝爲人何畜之有左右父

訊其人皆曰某別無異但有些慚懑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坐依奏裁日陰德

可爲登曰陰德可有心爲之殺人者皆可而可幸免

則彼死之冤何時銷滿朴土民可謂不幾

野客錄部錄

司獄部錄

野客錄漢固結獄吏尤不恤試應數事周勃下

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吾將自留單安知獄吏

之責也漢安帝詔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帝曰死灰

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涼之王嘉下獄吏稍使之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芻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食啜血而死蕭何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

備位幸相老人獄卒苟求生活亦可諒乎欲棄而死

不以宰相大臣微尚高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之吏上下相競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命其食皇安言亦有黃宜官大怒詰之曰蛇黃

牛黃皆入坐天下所具知汝爲人何畜之有左右父

訊其人皆曰某別無異但有些慚懑

宋史高登傳登攝獄事有囚殺人坐依奏裁日陰德

可爲登曰陰德可有心爲之殺人者皆可而可幸免

則彼死之冤何時銷滿朴土民可謂不幾

野客錄部錄

司獄部錄

野客錄漢固結獄吏尤不恤試應數事周勃下

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吾將自留單安知獄吏

之責也漢安帝詔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帝曰死灰

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涼之王嘉下獄吏稍使之

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芻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死有餘食啜血而死蕭何之不肯入獄仰天嘆曰吾

備位幸相老人獄卒苟求生活亦可諒乎欲棄而死

不以宰相大臣微尚高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

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之吏上下相競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自贖冥官曰何

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求檢果

不誣還免良久牛至訴曰此牛殺人亦當

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久亦得免

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究今當

還

周制設虞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頤，倉人掌粟入之藏又設司祿而皆統於地官。

按周禮地官虞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

舊本陳平仲曰：婦人既已爲營數之備矣，則倉廩之官當有以爲備蓄之備也。先儒以廩爲藏米以倉爲藏，故竝人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自穀而春榆以爲木則米之鳥用所當貴重，愛惜者而官其可輕弃哉？是以屢人爲之長而倉人以中士爲之屬焉。

舊本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頤，賈誼食

舊本易氏曰：天子祿曰若祭天之司祿而膳民數數數則知九穀之數事奉于司祿，小復見屢人何也？實氏謂屢人掌米掌穀其義誠然，蓋倉人掌粟人之掌耕之物則可，如屢人掌御廩常度，類則皆米也。不然明掌位何以曰米，應有虞氏之掌穀者以應謂之「米農」，虞帝上虞令藏乘蓋之委焉非米而何以虞名？官所掌者米而云掌九穀之數者，蓋掌九穀之數化是知倉人掌教司所掌掌九穀之數人即其九穀之數以切鹿米之數凡以待國之匪頤，鴻鵠食而已。

舊本易氏曰：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其人也。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詔之於上，凡以治年之凶豈而已年之凶勝天也？所以治之者人也，治之則權其多寡增損而爲之開闢發散於於豐也不薦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輔土人三輔中也人二輔下也。

舊本賈氏曰：萬民食食者謂民食國家糧食者上謂大豐年中謂常年不謂少僉年此雖列三等以中年是其常法。鄭康成曰：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十四升曰：膳。

舊本鄭書曰：梁惠王移民就穀，招王毅邦用官之兵有田以耕其儻偶山於天府之小卒而已。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因歲則移民是爲無政。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舊本王毅禹曰：治者禹遠近爲之節。鄭康成曰：行道相謂稱也。正居曰：食謂米也。

舊本大祭祠共其接盛。

舊本鄭康成曰：接，肅也。登級再祭之接也。接食者人也。不然明掌位何以曰米。

舊本易氏曰：接者承也。天子親耕藉田以其粢。

舊本盛非有司載承之與常同何以致敬於鬼神故。

舊本何師以時入於屢人屢人接之以誠於神倉及大祭祀之時屢人助共其所接之盛是以春人接

舊本之則者熟而爲米熟則則炊米而爲食然後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敷用以治年之凶。

舊本易氏曰：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其人也。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粟入之藏。舊本荀子曰：食人掌藏粟者。

五穀之長下文九穀此云粟是以米爲主。

五穀之物以待邦用。

其精相亦異故宜辨其名焉。

若穀不足則止除法用有餘則藏可以待因而領之。

舊本王氏曰：法式所用有幾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

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法則待有餘而餘用者

以爲食猶之乃所以爲利無非充裕民之仁政

之賦以待賜予委人所謂凡其餘以待而賜止

餘法用止此者無有餘則藏之以待因而領之是

樂成則取之於民凶年則遂以領之於民取之不

以爲食猶之乃所以爲利無非充裕民之仁政

舊本黃氏曰：大事大師也。其小者遺人委餉自足

比之其大者倉人共其穀積食之具食糧糒飲

羹餌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十八人府一夫史四人徒四十人。

舊本劉述曰：司祿者司穀者先儲謀爲霖雨不然

何以與食人司祿同列耶。易氏曰：司祿選蒼弗

可考矣。世靈饗存其名者以序見之不持兒

之司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可祿而獸民

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爲文昌第六星

或之言曰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者謂之司祿亦

古今人倉子掌解賦量出納看守之事
南京諸倉監支納官正八品

元

世祖至元二十年定諸路總管府屬倉大使一人
副使一人

明 洪武六年定府州縣所屬衙門設倉大使一人
副使一人

按續文獻通考洪武六年定府所屬衙門倉大使一
人副使一人州所屬衙門有倉場局者設官如府縣

所屬衙門有倉場局者設官如州

洪武五年令司倉使萬萬滿以九年通議
發明會與洪武九年令倉事司局管錢穀官以歷俸

周歲為滿收受少者以數付交代官給由多者以半
俸支單日給由歷給改亦以九年通議

洪武十四年令各處倉官周歲考滿以未入流者
閑級有差

按續文獻洪武十四年令各處倉官周歲考滿守文
俸給三分之一守支舉目日本入流歷從九品七人

並陞正九品

洪武二十六年定倉官陞督課級有差

按明會與洪武二十六年定內外雜職官三年給由
無私遺者未入流歷從九品從九品陞正九品仓库

官先於戶部置庫銀花銷明白送部類奏又定倉
官收折不及千石者本等用折而解足備者照

依品級降用五品以上其有私若者本等用但犯職

按續文獻收支文簿行著累積歲收一萬石以上

置倉官正八品上掌儀式倉庫飲膳醫藥付事

勾稽書算抄目監印報紙市交易公庫又注京杭河

益關乎天設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二年大比
則以革民之數請司免司寃司寃及孟冬祀司民之日
獻其數於王主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承之
於較數亦然則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其類
同其義可推矣

晉

香制禁置倉曹錄史

按晉書職官志云云

北齊

北齊

接隋書百官志後齊制上中下州置屬官有倉曹參軍

事倉舍等員

隋制三等州郡置倉曹倉舍等員

接隋書百官志後齊制上中下州置屬官有倉曹參軍

事倉舍等員

唐

唐制三等州郡置倉曹參軍

接隋書百官志云云

高麗開皇年郡置倉曹佐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接百官志開皇中冀州置

倉曹參軍事正八品上掌儀式倉庫飲膳醫藥付事
勾稽書算抄目監印報紙市交易公庫又注京杭河
南府諸縣戶一萬以上置義倉督三人凡縣有司倉
佐上鄉有倉曹佐一人史一人倉舍一人史一人中
倉督督倉佐一人史一人下鄉倉舍一人史一人

宋制置戶曹參軍掌倉庫交納

接宋史職官志戶曹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

孝宗乾道六年令司戶專主倉庫

恭宗史孝宗本紀不載接續官志乾道六年江大

勦言戶初令官導主倉庫從之

金制諸倉置使副等員

接金史百官志大倉使役六品掌九駕乘輶出納之

事副使從七品

提舉倉場司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掌出納公平及

母政財政支納百八品十六員

良祐五年置吏部倉庫後省擬監支納官以

年六十以下庶幹人充女直漢人各廣益置倉

都置倉曹書佐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

唐

唐制司倉參軍上領置倉曹參軍倉曹佐及縣

置倉佐等員

接唐書百官志上州司倉參軍一人從七品下中

州司倉參軍一人正八品下下州司倉參軍事一

人從八品下領倉曹參軍事從八品下凡萬一萬

人以上增倉曹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不及二萬者